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二

賦

佩韋賦 并序

童曰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韋皮繩喻緩也絃弓弦喻急也事見韓非子補註黄曰佩服之設非以為觀美法象以成己也玉佩取其德玦佩取其斷觿佩取其解紛象環佩取其立義己所不足時觀其近思之亦可以長善而救失故曰佩衷之旗今子厚所行者枉道而自訟其訐直之名所禀者柔從而取象於軟熟之韋不亦以水濟水乎嗚

若知牛乎牛之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疎厚牟然而鳴（孫曰說文牟牛鳴）黃鍾滿脰（韓曰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黃鍾謂土也脰項也）抵觸隆曦（音羲）日耕百畝往來修直植乃禾黍自種自斂服箱以走（孫曰詩睆彼牽牛不以服箱箱車上之器可以盛者）輸入官倉己不適口富窮飽飢功用不有陷泥蹷塊常在草野人不慙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肩尻莫保（童曰說文云尻脽也○尻苦刀切）或穿緘縢（上苦咸切下徒登切）或實俎豆由是觀之物無踰者不如羸驢（羸倫為切）服逐鶩馬曲意隨勢不擇處所不耕不駕藿菽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註云橐籥中空虛故能有聲○唬呼交切又音號橐音託籥音藥回祿煽怒

而喊呀韓曰回祿火神煽熾也喊呵也呀張口貌○煽音扇喊呼咸切又虎覽切呀虛牙切炖湛

輿為甗鏺兮童曰湛輿天地也炖風而火盛貌甗鬲屬鏺燒器也○炖他昆切甗語蹇切又平聲

鏺音傲爇雲漢而成霞張曰爇焚也春秋傳爇僖負羈　爇儒劣切鄧林大椿不

足以充於燎兮孫曰列子夸父逐日道死其杖化為鄧林鄧林廣數千里馬莊子上古有大椿

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一本無於字倒扶桑落棠轇轕而相乂孫曰山海

經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一日居上枝皆戴烏韓曰淮南子日出於暘谷登於扶桑入

於虞泉童曰轇轕廣大貌亦雜亂貌靈光殿賦云轇轕無垠廣大貌也東京賦云鉞戟轇轕又楚辭云騎轇轕

殷周之廓大兮南不盡夫衡山韓曰衡山南岳也見周禮職方氏矣公謂殷周不盡未之詳也孫曰王制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余因楚越之交極兮邈離絕乎中原壤汙潦以墳洳兮潦魯皓郎到二切洳如倨切蒸沸熱而恒昬戲鼂鸛乎中庭兮鸛音灌蒹葭生於堂筵雄虺蓄形於木杪兮短狐伺景於深淵樊曰楚辭雄虺九首註虺蛇別名也毛詩為鬼為蜮陸璣疏蜮一名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令濁然後入又博物志江南山有射工蟲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射人影不治則殺人短狐伺景謂此虺也○虺許偉切狐字一作弧仰矜危而俯慄兮弭日夜之拳攣慮吾生之莫保兮忝代德之元醇孰眇

不一至鄉閭又云城西有數頃田樹果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殖今已荒穢恐便斬伐有哀憤毀傷之意與此賦

同山嵎嵎以巖立兮嵎山高皃音虞水汨汨以漂激汨音骨又越筆切魂怳惘若有亡兮怳怳惚也音怳惘音罔涕汪浪以隕軾浪音郎類曭黃之黭漠兮韓曰楚詞與曭黃以為期註曭黃蓋昏時黭果實黑壞皃音掩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佁儗兮張曰馬融笛賦云佁儗寬容上勑吏切下音毅韻音擬心回互以壅塞互音戶俗作乎一本又作胖音文鐘鼓喤以戒旦兮喤音横陶去幽而開寤罾罻蒙其復體兮童曰罾罻魚網也音曾熨復字一本作後孰云桎梏之不固桎手械梏足械上音質下姑沃切精誠之不可

闕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為干櫓（音魯）以信義為封殖拯厥兆庶綏予社稷一言而熒惑退舍（見上貞符序註）一揮而羲和匪昃（孫曰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羲和日御也）桑穀生庭而自滅野雉雊鼎而自息（桑穀雉雊二事並見上貞符註雊古候切）誠天地之無親曷膏肓之能極醫者遂口噤心醉（噤巨禁切）跼斂茫然（跼音局）投棄針石匍匐而前（匍扶蒲二音匐音伏又蒲墨切）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治字一本作活）吾謂命不可續子謂命將可延詎知國不足理疾不足痊佐荒淫為聖主保夭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二

萬物皆生草木榛榛〔童曰說文云榛叢也文選註云聚皃○榛側侁切〕鹿豕狉狉〔張曰鹿子曰狉孫曰狉狉衆貌○狉音丕〕人不能搏噬〔搏噬音博誓〕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

而瓜分之孫曰瓜分者言如剖瓜也瓜如字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履一作濩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輪音倫輻音福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童曰詩兔罝公侯干城扞干同音戶旦切守舒救切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韓曰禮記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孫曰國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王卒立之武公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宣王伐魯立孝

公諸侯從是而不睦懿公即戲伯御即括孝公名稱懿公之弟事亦見史記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韓曰宣三年左氏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射王中肩者有之韓曰桓五年左氏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祝聃射王中肩中音去聲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韓曰隱七年春秋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襄三年左氏劉氏范氏世為昏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周人殺萇弘○萇音長天下乖盭音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與韓曰說文云掉搖也左氏尾大不掉徒弔切遂判為十二合為七

叛吏韓曰叛人謂陳勝吳廣之屬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孫曰高祖七年擊韓王信困平城病流矢孫曰高祖十二年擊黥布為流矢所中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孫曰謂賈誼主父偃欲分王子弟也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韓曰叛國謂吳楚七國反也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

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程敦夫論曰封建古之良法錯出于傳記寧知非聖人意哉今日堯舜三代以勢不可而不欲去之審若是耶苟得其勢斯可去矣武庚管蔡之難固當刑之如異姓之韓彭同姓之吳楚也然方且命微子以繼商封同姓以五十何哉蓋成王不以先代之嗣為可廢周公不以害已之親為可絕聖人意以公天下也柳子何知焉若曰湯武不得已者私其力耶苟不私其力則無庸封之矣勝夏去商雖不期而會然所賴者特在伊呂湯武待之固當如罷侯之秦錮親之魏矣彼獨不然三等之爵初不之變而千八百國益倍

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並見題註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諸本

作荀得而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必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天爵論

韓曰孟子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公以為未盡也作此論然所謂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與孟子修之之說有以異乎黄曰孟子以仁義忠信謂之天爵使人知有仁義篤于自信又知天天理之自然則能求諸內而不求諸外此其意也子厚從而易之曰天爵不在乎仁義忠信而在于明與志且謂仁義忠信非明不能鑿非志不能取

氣注于人也為明得之者爽達而先覺鑒照而無隱眊眊于獨見韓曰說文云眊目也音諄淵淵于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為天之用恒久為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是焉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于人猶陰陽之于天也仁義忠信猶春秋冬夏也舉明離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宜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韓曰撓釋文云擾也○撓女巧

切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矣授之于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邇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孫曰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明之謂也為之不厭孫曰論語又曰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

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人之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夫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一本工字作公下有者字）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于天下矣（矣一作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

失道守道而失官者也一本失官下有之事二字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時令論上

韓曰嘗觀孔頴達禮記疏案鄭目錄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令申鄭旨釋之案呂不韋集諸儒著為十二月紀名為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太尉唯秦官有太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同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二月建亥為歲首而月令云為來歲受朔日是九月為歲終十月為朔此是時

春利堤防達溝瀆音讀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悖
于時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
聚百藥此一句在禮記乃孟夏非仲夏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
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此一句季夏非孟秋仲秋勸人種麥
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
犧牲此二句季夏非是季秋趣人收斂張曰趣疾也逡遇切韓曰音促務蓄菜此二
句仲秋非作季秋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韓曰說文云竇空也窖地
藏也上音豆下音教修囷倉此四句仲秋非孟冬韓曰說文囷倉之圓者也○囷區倫切謹蓋

也聖人有心于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于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為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于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乃計切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丁浪切下同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者大中之器用

痏念聲孟子衆楚人咻之音休又況羽切以為狂為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也